

岁月的年轮虽然爬满了脸颊，故乡的影子也已淡出了记忆，但故乡的村戏却如影随形，时时显示在我的人生视界上。

村戏是乡亲们最开怀的一种渴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乡村里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于是村戏便成了乡亲们自演自乐的最佳选择。那时的村戏，大多村庄都有，俗称戏班子。演出大多集中在入冬至来年春耕之前这段时间，平时的乡村庙会，也有村戏助兴演出。村戏的演员都是乡亲们中的爱好者，只要有其所能，就有机会上台露一手。那时虽然传统意识还比较浓，但要上台演戏，按当时的民俗村规，则可男女不论长幼有序了。只要是上台配角色，公公媳妇老子儿子小叔媳妇，都可按角色行事。或是夫妻婚配，或是调情骂俏，或是捆绑下跪，必须丁是丁卯是卯，咋象咋来。用乡亲们的话来说：“演戏要得象，不象没名堂。”但到台下之后，台上角色之事，便都成为忌讳了。村戏的演出一般在本村或到邻村上演，有名堂的戏班子，也常被外县外乡请去演出。虽说演出水平不敢恭维，但乡亲们还是盼得心急火燎的。演出的舞台，除少数大的村寨有专门供演出的戏楼外，大多村子是用一些门板或村寨的寨门临时搭建而成。戏台上面扯上几块大布篷，台沿中心和两角的横杆上，吊上几盏大盏灯（样子似老鳖的大油灯）就可服务演出了。演出前是孩子们最活跃的时候，他们往往连饭也顾不上吃，背上小凳子，在戏台前占位置。占好位置后便都挤到后台（即演员化妆的地方）的四周，窥看演员化妆的情景。当演出前的开台鼓一打响，孩子们才又乱哄哄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这时扶老携幼的乡亲们便都拥到台前了。开台鼓要打10多分钟，目的是让更多的乡亲们知道村戏就要开演了，快快来吧！也是提醒演员们作好上场的准备。开台锣鼓一停，便从后台上场一个头戴筒子帽，挂着小胡须，身穿小丑衣的角色，这在村戏中叫丑角“踩场”（也叫垫场），是正场戏演出前的一个序曲，也有让台下观众静场的作用。踩场的演员往往单角清



唱，唱的内容多为《十八扯》、《英雄赞》或《大实话》之类的逗笑内容，营造一种轻松、诙谐的娱乐氛围。

由于村戏的戏班儿，都是由热心于此的人组合起来的，加之当时的家底都比较薄，所以服装道具都比较简陋，演时装戏时还好凑合，演古装戏就得略有化妆和象征性的道具。戏装在戏班之间常常借着用，那些穿来穿去的戏装难免有些破旧不堪，甚至是不完整了。记得一次演三国戏时，赵子龙翻筋斗，身穿的战袍前片甩断了，挂在肩膀上的靠旗上，于是套在里身的小坎件也露出来了，台上台下大笑不止。这时演员就得停下来，到后台去补救。对此，乡亲们有个顺口溜：“竹竿枪，麻竿旗，穿个鳞胞露肚皮。红不红，绿不绿，正官娘娘穿破衣，员外披张老鼠皮。”尽管如此简陋的演出，乡亲们还是看得有滋有味。

村戏在演出的过程中，也有很多趣事。凑脚色这是常有的事儿。一次在打了开台鼓之后，扮演《李豁子》中的孙二姐，突然娘家有事不能上场了，换戏来不及，班头灵机一动，就让我家老二媳妇春花去顶角色。可演李豁子的正好是本家的小叔，这可让春花作了难。可为了不让乡亲们失望，还是堂叔发了话：“台上演戏，不算坏规矩。”于是，就演出了李豁子洞房里背孙二姐（实际上是公公背儿媳）的趣事。还有一次，演出正在进行，堂叔把我从台下唤上去，让我顶个角色。我说：“小孩子家，啥也不会，咋能上场呢？”堂叔说：“你当个逃荒要饭的孩子，也就是叫化子的。见了当官的人，就说可怜可怜俺吧，快饿死了。”我于是就把衣服一撂，鞋也脱了一只，跟着逃荒的百姓上场了。事后，堂叔还说我真

像个要饭娃呢！演出当中的“拨鳌灯”和“灯打气”，也是常有的事。那时舞台照明用吊着的鳌灯大麻油灯，油捻子燃上半个时辰就不亮了，于是就要有人站在凳子上用铁丝拨油捻子。拨的时候演员要先停下来。一次正在拨灯时，落下的灯花正好溅到了扮演丫头的脸上，她大叫一声：“啊！疼熬我也！”不料扮演恶婆婆的演员竟接着唱道：“你这个丫头好刁乖，我家法没动你就叫起来，来来来，我将你狠狠的打……”就这样戏又续上了。后来演出的舞台上又换上了汽油灯。但汽油灯一会就会因汽压不足而不亮了，于是就要有一个人站在梯子上，用手握着阀门栓打气，打着还要给汽灯“扎针”（即疏通喷油汽的总管），这时就又晾台了。于是趁间隙，舞台上的管事人就来个寻人服务。手拿一个铁喇叭筒，向台下大声喊：“二歪在哪里？你娘找你给你你吃饭哩！”“大拴，你爹说恁家的猪跳圈了，叫你回家找猪哩！”谁知大拴就在前台下蹲着，他喉咙一吼说：“找猪耽搁看戏，奸臣还没杀呢！”也巧，扮演奸臣的演员正好听见，接着说：“大拴，杀了我小事，猪找不回来，看恁爹过年杀谁呢！”顿时，台上台下笑声一片。还有一种情况是演员一时在台上走神儿忘词。有一次在村里上演《沙家浜》，扮演沙奶奶的孙子就在侧的台口上看演出。正当刁德一审问沙奶奶：“你把伤病员藏在哪里去了？”这时孙子就大叫一声：“奶奶，千万别说啊！”沙奶奶听了一楞神儿，也忘了下面的台词了，一急开口就说：“进了青纱帐，上了杜鹃山！”这一着可让台上台下都笑傻了眼。忘词是演员正唱着一时想不起来下面的词了，便回头问钻在台桌底下的提词人。有一次正在村里演《卷

席筒》，演苍娃的演员一时忘了台词，转身问提词人，谁知那会提词的去方便了，乐器一直在催着响，苍娃一着急就胡扯起来：“日出东来照西墙，东边热来西边凉，三人睡觉六条腿，地下放着鞋三双……”押苍娃的衙役一听不对劲，就一声大喊：“到洛阳城了，快走！”苍娃又接上扯了一句：“俺哥的媳妇我喊娘，俺爹的媳妇我叫娘。”台下“轰”的一声，这段戏才算打住。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村戏便以演现代样板戏为主了。那时人们看戏还得带着阶级感情，台上台下最易引起互动。记得演出《白毛女》时，黄世仁要霸占喜儿，台下一个老贫农嗖地跳到舞台上，抓住“黄世仁”就是一拳，嘴里还骂着：“你这个歪种，坏良心糟蹋喜儿，要遭天打五雷击。”尽管班头再三解释，那个老贫农还是怒气不下，弄得扮演黄世仁的演员也不愿演了。还有一次是演《红色娘子军》，当演到练兵一场时，不料满台都成了娘子军，导演一看，原来是舞台一侧上来了一队女红小兵，她们手拿红缨枪，也加入了演出场面，一时间舞台上乱成了一锅粥。

令我难忘的事儿是，一次我随小伙伴们去邻村看夜戏。由于我太困了，不知不觉地倒在场边的黍秸上睡着了。当我迷迷糊糊地醒来时，夜戏已经熬场了。那天晚上又起了薄雾，四周一片朦胧。我就战战兢兢地向家里摸去。不料摸错了方向，一直摸到了天晓，才发现身在离家十多里的高阳镇上。当时我饥寒疲惫又害怕，就大哭起来。正巧我村的豆腐叔赶早集路过的我身边。他见了我吃惊地说：“二娃，你咋跑到这儿？你爹妈昨晚找你半夜，快把你爹妈给急死了！”我如实相告，中午才坐着豆腐叔的独轮车回到了家。那次父母虽没有打我，但晚上出门看上去却都被禁止了。

半个世纪过去了，留在我心里的村戏早已被封存在岁月的刻盘里，但那村戏中的一个鲜活的面孔和情趣，却时时浮现在我记忆的视界上。



父亲出生在旧社会，他的腊月记忆与稀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那时腊月天气格外寒冷，朔风凛冽，砭人肌骨。父亲家常常在腊月断炊，早晨一睁眼，灶下缺柴，缸内无米，冷冷清清。父亲虽然现在已是耄耋之年，但一说腊月，脑海里仍然都是粥厂的影子。粥厂是当地好心的富户对穷人无偿施粥的场所，腊月时施粥二十几天，约定俗成，粥厂里熬的小米稀饭须保持一定的浓度，要“小米粒挂碗”才行。可因经办人克扣了小米，施粥最初几天粥还稠，后来粥就稀了，甚至熬粥时加上食用碱以增黏稠。粥厂无固定场地，常常是先搭起席棚，摆几张桌子，铜锣一响，穷人就端着碗排队领粥。为照顾老弱病残和抱小孩的妇女，粥厂一般会为这些人另设一处取粥点，运气好还有馒头供应。虽然腊月里粥厂熬的粥越来越稀，但总是聊胜于无，让父亲熬过了寒冷的腊月。

我的腊月记忆几乎是与排队联系在一起的。那是在六七十年代，我刚成家不久，当时物质比较匮乏，很多生活用品都实行按计划供应。腊月邻近春节，供给稍微要丰富些，为了购买物质自然免不了排队。我先要拿着《户口簿》和《粮油证》到有关部门排队去领取供应票，然后按规定凭票去购买物质。不管是买一瓶白酒、四两白糖、两斤菜油、三斤猪肉还是买一双棉鞋、三尺花布、半斤毛线都要排队。在腊月排队是件苦差事，在凛冽的寒风中一站就是几个钟头，人冻得瑟瑟发抖，站得腿疼腰酸，还要防止有人插队，也要看营业员的脸色。大家最怕的是营业员冲着人群嚷道：“今天卖完了，你们明天再来。”这时候我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失望到了极点。还记得有一次是腊月二十三，我去排队买猪肉，站了好长时间，百无聊赖中不知不觉将手里的肉票揉碎了，好容易捱到我时营业员说票烂了不能用，我悻悻地回了家，结果被新婚的妻子好一顿数落，我这次犯错误导致那年春节家里没有肉吃，至今想起来还蛮“心酸”的。

女儿的腊月记忆里满是腊味的醇香。女儿出生时凭票供应的日子已成为历史，物质有了极大的丰富，人们过年不再为买不到食品而犯愁。女儿对我用松柏枝熏出的腊肉情有独钟，这种腊肉有厚厚一层黝黑的烟垢，晶亮的油汁从烟垢中渗出，有一股独特的香味。每年腊月一到女儿回家，我就先从挂绳上取下腊肉，然后用滚烫的开水浸泡，再用刀子慢慢地刮去烟垢，慢慢地洗，一直把腊肉洗得白里透红就放进锅里，连同红萝卜、白萝卜满满炖上一锅。到锅上开始冒出热气，浓浓的腊肉香就会从锅里飘出来，在屋子里弥漫，女儿就垂涎欲滴。如今女儿已经在外地成了家，虽然与我相隔千里，可说到当年炖腊肉的醇香，女儿还是那么向往和怀念。

父亲、我和女儿，我家三代人的腊月折射出了时代的变迁，也刻上了时代的印记，现在是日子越过越好，腊月越来越有味道，我们应该为这个幸福的时代骄傲。



农历腊月二十三对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个时间节点，因为过了这天就是年。俗称的祭灶小年，更确切的说是年的前奏。

儿时，从这一天开始，没有歇工的人们身在岗位，心和魂魄已经有很大的部分跟上了年的节奏。领了成绩单和寒假作业的孩子，从这一天开始就期盼着美食和崭新的压岁钱。家家户户也从这天开始买灶糖，扫房子，蒸馒头，煮炖肉，洗澡理发，贴花花，包好饺子迎新年。

刚刚参加工作的那几年，交通不便利，为数不多的商店也大多只是供应日用品，各种年货要在祭灶前后，在指定的地点集中采购。到了这个时间段，人们习惯了搁置争议，推后不很紧要的工作，集中精力过年。就是政府机关过了这一天，来办事的群众也寥寥无几。

家里的父母早早的晒了被子，铺好床，唠叨着让兄弟姐妹不断的打电话过来，落实我们回家的时间。那时候家在外地，被批准提前放假也是单位的一项非常贴心、非常温暖的福利。带上单位发的，自己买的年货出发。200多公里，转车3—4次，路很长，车很慢，但却从没有觉得那是远方。

后来，单位科室配了面包车，过了祭灶，领导就特地关照，把我们送回去，时间也由腊月二十三后延了一两天。到现在还记得科室和单位的老大哥开车送我们回家过年的时候那一路欢笑。没有高速，也就是一个上午的时间。家里早早的安排了特色的美食招待单位的贵客，父母感恩感谢的话说了许多，一直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春节的时候他们还在问候感恩那些年送我们回家的人。

家里冬储了白菜萝卜，买来肉和干菜，少许的青菜，儿女从四面八方归来，围坐在一起，七嘴八舌的说着工作和生活中的趣事，父母听着笑着，忙活着。水缸口一样大的锅里咕嘟咕嘟的升腾着肉的浓香。院子大门敞开着，厨房的窗也没有遮挡，肉香裹着欢笑到处飘。

时光飞逝，转眼二十多年，超市遍布了大街小巷，年的市场依然熙熙攘攘；飞机高铁四通八达，返乡的游子仍是步履匆匆满脸期待。尽管时代变了，年味淡了，但过了祭灶这天，依旧是我们心中那个的年。感恩帮助自己的亲人朋友，兑现承若父母和孩子的陪伴……

过了祭灶就是年，放下工作，放慢脚步，年，如此短暂。



每到春节，人们常常感叹：岁月掏空了城市的年味，烟花爆竹燃放，街道冷冷清清，一些年俗活动都快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年味渐淡，或许捆绑着一个盼年的童年，可是回不去了，这没有什么关系，年味已是一种文化基因和生命密码，无声地浸润在每一个人的血脉里……

儿时，过了腊八便是年，大人为了“忙年”而幸福着。家家户户炒瓜子、炒花生、打年糕、磨汤圆、做豆腐，从腊月二十八开始发面粉、蒸馒头、包包子……一切为了“吃”，做年夜饭是件天大的事，大人孩子齐上阵，洗菜、择菜、切菜、摆盘，一桌的年夜饭要准备好几天。

此外，新年要有新气象，大年初一孩子们从头到脚要一身新，而这都需要父母去操心。那时，由于物质不丰富，大人只能凭着家中的布票买好布料，请裁缝量身定制新衣。年前，全家人去浴室排队洗澡，洗去一年的晦气与霉运；去理发店剪头，新的一年从“头”开始，这些都是当年特有的年俗韵味。

如今生活富足，衣食无忧，只要你愿意，天天过大年。既然天天能过大年，当年的那种年味自然就淡了许多。其实，年味不仅仅是物质的味道，更应该是文化的味道，过年就有年味。用怀旧的心情感受昔日过年的氛围，是因为“年味”有了新的散发方式与载体，不要纠结除夕和正月初一被“清空”的城市，以及关门闭户的商家店铺。道路畅通无堵和一张张张贴于商铺门上的春节放假通知，让“空旷”成了城市的一种年味，然而它的背后却是保姆、快递员、摊贩、小老板等等老百姓情意融融的天伦之乐。城市的节奏慢了下来，可年的色彩从未改变，大街小巷的红灯笼和中国结依旧高高挂起，传统的年味依然韵味悠悠。

当我们还沉浸在春运是张车票，春晚是桌年夜饭，贺岁是部电影等还算不太旧的年味时，网络的世界一日千里，微信已彻底战胜了几年前曾经辉煌的拜年短信。有人甚至说，年味最浓的地方在微信的朋友圈里；晒自家丰盛的年夜饭，晒全家出游的照片，晒各地年俗风情，语音、视频的新年祝福和搞笑的新年图片也满天飞。当然，全民娱乐的微信红包更是少不了，古稀老人给孙辈发，儿女给父母发，老公给老婆发，而同事与同学的红包就只能靠抢了。小小的红包，快乐多多，旧年味的红包封，新年味的微信红包，因为承载着亲情和友情，浓浓的都有味。

过年，道不尽的年味，但它从未远去，在文化自信中坚守，在科技进步中传承，它深深地融入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年年岁岁，年的方向始终指向家，年的情怀永远是亲情的眷恋。时代发展，世界在变，我们用自己的方式，用科技的智慧庆祝新年。只是，变的是祝福的形式，不变的是年的底蕴，年味依旧！



最早对爷爷的了解，来源于爸爸平时断断续续的诉说，这中间虽然随爸爸妈妈回来过两次，但那时候还比较小，可以说没有多大的印象，唯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爷爷那一口浓重的方言，让我不知所云。

这次，难得再次有机会和爸爸乘坐飞机，从新疆不远千里回到江南水乡，和爷爷一家人一起过年，由于天气原因，从上午的乌鲁木齐市大雾延长2个小时起飞，到晚上下飞机时由于大雪，飞机延迟半个小时降落，使得原定晚上11点就可以回到爷爷家，变成了凌晨4点钟才和爷爷见面，爷爷见我们回到家，连忙从厨房给我们端出了热气腾腾的饭菜，尽管知道我们路上已经吃过饭，但爷爷那句这是回到家第一顿饭必须吃，你们安全回到家中，我这颗心也总算放了下来。我们不得不再次吃起了饭。

爷爷家住的是两层小楼，典型的南方水乡的情调，房前屋后都长满了一个个头不高的风景树和一小片竹园，树的枝头和竹园依旧泛动深绿色，隔一条路便是绿油油的麦子、油菜和蚕豆，麦子中间夹杂着星星点点的白雪，但与新疆白茫茫的冬天相比，我感觉这里春天仿佛已经来临，远处叽叽喳喳的喜鹊和近处的雀鸣，把爷爷家早晨装点得惟妙惟肖，令人神往。

爷爷家的楼前有一栋砖瓦房，是爷爷开的理发店，爸爸说我们家的理发是祖传的，只打爸爸的爷爷开始，到现在小叔，三代人都操持着这项职业，爷爷今年70多岁了，每天来找他理

发的大多是老年人，他在理发店里开了个小商店，虽然没有多大的收入，但却方便周围群众日常用品的购买。

爷爷楼后面也盖了一排房子，一大间用来养蚕，一间用来囤积粮食，另外还有鸡圈、羊圈，一切是那么的井井有条，房子的后面是一条小河，每年爷爷都会在小河里喂鱼，到秋天小河快干涸的时候，就把鱼捞到后院的水池里，到春节前才会出售。

今年，听说我们要回家，早早地为我们腌制了猪肉、鸡肉和鱼等，并灌了好多香肠，奶奶说还特意为我们宰了一只羊。楼房的东面更是早早地用塑料布蒙了一片大棚，里面什么芹菜、香菜、荠菜、豌豆等等，可谓是应有尽有。爷爷跟我讲，我们现在生活在农村，不比你们在城市，什么都要花钱，我们自己种植的蔬菜全是纯天然的，一点污染也没有，想吃啥就弄啥，很方便。

爷爷很健谈，尤其是让我难以忘怀的是，爷爷说上一会儿话，就会熟练地背上一段毛主席语录，尽管一小部分我听不懂，但我能够感觉到，他在回忆以往的日子里，无不透露出对现代新生活的满足。当然，谈论的最多的也是值得他最骄傲的，就是他的子女，每当有人来爷爷家理发或者购买商品，他都会很骄傲滴把我们介绍给大家。爷爷说，他最大得幸福就是，子女孝敬，个个都能凭自己的本事，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他比太爷爷强多了，太爷爷一辈子没有见过自己的孙子，而他现在是儿孙满堂，这就是他最大的幸福。

